

75236.08/4603

12

3

古文淵源卷第五十三目錄

宋

會稽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苗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峇陵鄭公傳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三目錄

宋 魏鄭文帝論

曾鞏 毀泐真新古之士置滿式本士其奈

會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書魏鄭公傳



邪正辨

說用

讀賈誼傳

上田正言書

上歐蔡書

曾肇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漢文帝論

古文重修御史臺記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

開局甚寬收束甚緊題之前後意無不到



鹿門茅坤曰不
如宜黃記所見
之深而其行文
亦屬作者之旨

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
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
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是也。而雄之書。世未知好
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
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
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
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
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
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
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
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
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
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
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

臣熙曰選理鑄
辭雍容典則推
論爲學之要所
見符合程朱有
道者之言也

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

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相、舊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湏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嘗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

直從學立言所以
深避筠州一記之
雷同而昌明博碩
無非經籍之腴潤
諸學記中罕見其
匹

鹿門茅坤曰子
固記學所論學
之制與其所以
成就人才處非
深於經術者不
能韓歐三蘇所
不及處

臣廷敬曰使人
人學其性一語
卓然名言理極
醇正故詳益詳
核

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
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
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
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
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
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
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
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克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
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
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

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末。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

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

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

斟酌古法叙次詳
密可裨救菑之術

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

東菑黃震曰。趙公救菑記。救菑之委折備焉。

鹿門茅坤曰。趙公之救災。絲理髮。梳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公絲理髮。梳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鬢。梳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築可餽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聞修王志堅曰
按趙公者清獻
公并也公本傳
自知成都乞歸
知越州吳越大
飢疫死者大半
并盡救荒之術
療病埋死而生
者以全下令脩
城使得食其力

卧子陳子龍曰
救荒莫急於平
穀價其惠更在
給粟之上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任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
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
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
早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
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
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
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

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

公救菑記云。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激昂頓挫善於作
勢之文末拈一仁
字收煞處亦甚有
力

西山真德秀曰
先叙事後議論
而神光精焰全
於轉摺處透出
逼是西京

東菑黃震曰魯
公祠堂記發明

魯公功實無餘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敘事第二段議論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議論慶皆以擇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跡此是公王彥章記亦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而不見痕跡又曰王彥

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類魯公之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忤姦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幽處

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祿山反河北盡陷獨平原守備具足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

衆歸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奏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

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徐孺子祠堂記

古文淵覽卷五十三

宋 徐孺子祠堂記

二

出處士人之大節也必一秉於聖人之道則干祿不為汙而潔身不為忍矣議論平實規摹亦老

荆川唐順之曰此篇三段第一及孺子事第二三段叙作亭鹿門茅坤曰推漢之以亡為存

歸功於孺子輩論有本末

臣乾學曰以黨銅諸賢與孺子比論却說到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本諸孟子歸潔其身之義而曲暢其辭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

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名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

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

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華筆沉着辨駁甚
精三復其言可以
興起千載

聞脩王志堅曰韓魏公嘗為諫官所存諫橐三卷自序云欲歛而存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為諫官公以橐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橐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通又自焚

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為彰君之過如溫公言則魏公為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不如曾公此論為明白正大而無弊也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陳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徵而死。熾人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

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

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其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

直作兩扇文字而
紆徐曲折有無限

考其實焉耳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
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
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
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
本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
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
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邇
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
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

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
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
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
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
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
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
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
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
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

臣英曰其言迂迴澹折絕去尋常畦徑有類於公羊穀梁檀弓韓非子之文

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攷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邇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

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

謂也。本其情是亦攷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

詮理之文而措辭
倍覺精爽特類子
書

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克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

臣杜訥曰天地
以陰陽生萬物
聖人以仁義治
萬民根萬理道
闡發妙微文復
堅質峭拔饒有
古趣

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
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
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
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
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
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
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
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
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

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
之也。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
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
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
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滌涯。雖
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

借意賈生自據所
學雄渾可以吞吐
一切

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別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

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

臣廷敬曰長沙
製述類皆思深
旨遠此文盤紆
鬱曲自喻其情
有尚友前古之
意

規切僂之雅忠蓋之

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
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
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
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
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
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上田正言書

事不止爲諫官也然鞏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
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
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
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
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羣臣顛顛思見其爲國家興
太平也天子旣以此望之而又爲公卿大夫侍從司
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
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
下之望矣其久而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

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議論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

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爲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趨簿書，哇隴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爲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

臣乾學曰：避就
向背舉細故塞
責迂僻誕幻無
所可用於世說
出兩種深弊足
使任言責者瞿
然自省

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爲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爲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爲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未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旣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爲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

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爲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爲太息。執事旣居得言之任將終爲身謀而已。則鞏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鞏是以聞成命而不覺

一氣淵涵極文章
之勝觀而懇懇處
尤可見用意之深

喜且以爲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鞏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喟。以謂三代君臣不

荆川唐順之曰
叙論紆徐有味
聞修王志堅曰
慶曆三年呂夷
簡夏竦等並罷
杜衍富弼韓琦
范仲淹皆進用
增置諫官四員
用天下名士歐
陽修蔡襄首在
選中前書所謂
更兩府諫官也
自是朋黨論起
未幾蔡出知福
州歐為河北都
轉運使衍等相
繼罷去歐又以
甥女事左遷南

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之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慶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

豐此書所謂二
公相次出兩府
亦更改云云也

臣熙曰叙說纏
綿淒婉多悠然
不盡之思風水
相遭淪激徐生
似其文境

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况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覩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耶。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

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

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神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

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臣英曰說出聖
賢用世之心如
此迫切所以激
勵二公者至矣

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聖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息。天下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

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

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

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按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史遷韓

愈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兵刑無勿備允矣理當故無二也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厥功偉矣故朱熹稱其詞嚴理正又謂其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無媿而作大學中庸或問諸文字亦皆用南豐體

會肇

字子開鞏弟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更十一州多善政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文頗質實而嫻於事理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

臣乾學曰引質經史典雅簡切

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

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

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

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

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

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

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

國之掌唾壺

孔安國漢武帝時為諫議大夫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

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

朝廷之士莫不榮之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

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

禁中號十八學士武德四年以天下浸平乃開館延文學之士置府屬杜如晦房喬虞

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

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

達許敬宗號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

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

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

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

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

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

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

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

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

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

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

叅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

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

論斷典確不可移
易而結要尤有斟酌

酌

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
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
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
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
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
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
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惟陛下留意毋忽

漢文帝論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

德化民宜其有以振其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
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
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
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
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
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
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
山澤鳥獸財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
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

臣廷敬曰其義
本於官禮經制
規畫則農政食
貨諸書之類也

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罽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麇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克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

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罽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麇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克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

詳整中有嚴重之
氣動人聽觀

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

瓊山丘濬曰。按曾肇之言。可見御史責任之重。且難如此。爲御史者。必如肇所言。然後爲能舉其職。不然。則於其職有愧矣。由是觀之。則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於言論見之章。疏者。乃其職分之所當爲。非好爲是以求名也。

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于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

臣英曰臚叙御
史職任之重禮
遇之隆正以見
勝任之不易非
苟為誇耀而已
也文亦體格雄
峻雅與題配

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
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
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
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
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
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
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
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

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
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
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
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
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倅
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
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庫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
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庫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樞宏
遠矣繼志述事屬於後人今上卽位之初務先慈儉

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
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
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
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
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
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案牘。簿
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
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
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

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亡私。賞罰不僭。而綱
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禦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
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
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
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鄒魯。垂休亡窮。顧臣之
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
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
相大臣非其人。百官庶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

臣士奇曰責人
非難責已為難
識是義方可為
真諫官

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毋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三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目錄

宋

韓維

求直言詔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

洛苑副使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

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克天章閣待

制高陽開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

州事管內勸農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劉摯

請修勅令

蘇頌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呂公著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大防

論祖宗之法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范純仁

論發運均輸狀

奏陳青苗等法疏

李清臣

李策旨

勢原

議官

明責

固本

秦論

隋論

呂大

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維

求直言詔

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元祐中官拜門下侍郎熙寧七年維為學士承旨入對神宗以久旱為憂維對以陛下憂憫

早災非減膳避殿故事足以應天變宜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復上疏上感悟即命

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桑林之禱此其餘
風

朕涉道日淺。掩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未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簡淨明當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諤

可洛苑副使

勅某等爾父世衡

世衡僉書同州鄜州判官事築青澗城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

感服智略威信有古良將之風朕遣使行邊詢求其後

而諤洎診

世衡長子名古諤次之診又次之皆咸以有將材關中號為三種幼子名誼

才武克嗣其世子惟汝嘉並進于諸使之貳分護兵屯若夫服喪之制則金革之事所不得避也善繼乃父之志勉卒功業高爵厚賞朕不愛焉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

字字脩潔

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克天章
閣待制高陽開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
瀛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

勅天章處禁垣之秘蓋本朝隆儒之職高陽負邊關
之阻實前世用武之地疇若二任我圖兼才具官某
學問疏達幹力適舉間咨試可之效薦付使煩之委
而馳傳所至列城之治為修汎舟而上中都之用以
給漢高帝時漕運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朕惟訪對之任重綏御之才難
輟于南服寄以北道噫簡而嚴可以振驕惰寬且惠

可以安疲羸毋狃于常以易而守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

副使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
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名御帶咸平

元年改名帶御器械景
祐二年詔無過六人

勅某夫屬橐鞬奉弓矢以待命于側者皆吾親信才

武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給事省闈素稱忠謹

銜命邊服亦克疆濟有司第課宜在褒陟進位七等

于秩為重往佩予渥益篤乃勤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語自蒼勁

然敷陳明練指趣瞭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傅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惟以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商書說命下篇蓋治天下者必先于建事欲建事者莫重于師古欲師古者莫急于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

臣熙曰忠悃之意以委婉之筆行之深得告君之體

古然至于欲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篇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于當時聲名流于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晷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于側

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爲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爲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于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于羣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爲陛下向在亮陰惟于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

可得而略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埃

劉摯

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歷官至尚書右僕射峭直有氣節勇於去惡卒遭讒貶斥不起

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

刑罰非聖人之得已若科條繁密則有深文周内之弊此文劉薦詳明能述欽恤之意

臣乾學曰律令
自約之繁歷代
名臣每議減省
諱旨惻獨見
得先王明罰勅
法本意

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

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

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蘇頌

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太子太保。器局宏遠。以禮法自持。明經史諸子百家。以至圖緯律呂星官山經之書。無所不通。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

帝王之道。易則易。知簡則易。後此中。正之言。非補救之。論也。

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日寢。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

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

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嘉祐二年韓琦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曆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牴牾請加刪定乃詔宰臣叅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

臣廷敬曰法令
簡易規模弘遠
即居敬行簡之
道也文更樸茂

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
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
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
爲新令務從簡易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
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
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
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
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
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呂公著

字晦叔登進士第官至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封申國公初與司馬光同輔政光
薨獨當國
以賢相稱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
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
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
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
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
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

緣情立說廼優恤
耆老之誼

聞脩王志堅曰
野客叢書曰石
林謂東漢鄭均
致仕章帝賜尚
書祿終身時號
白衣尚書則知
漢致仕無祿也
又觀唐令諸職
事官年七十五
品以上致仕者
各給半祿又致
仕官建中五年
勅所請半祿料
從勅出日於本
貫及寄居州府
支給按此一段
可補申公之缺
其後王荊公用

事罷一時異議
者詔官觀官無
限負終宋之世
因而不改蓋仿
申公意云

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建炎四年詔每州每以五員為額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

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

臣英曰優致仕
之臣亦所以溥
國恩勵臣節風
知止也文亦委
折能盡其意

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
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
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瘼官之弊伏惟陛下
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
伏乞酌詳施行

呂大防

字微仲京兆藍田人舉進士歷官至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朴厚戇直進退

百官不市恩嫁怨以邀
聲譽人亦不敢干以私

論祖宗之法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
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
爲上林苑哲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
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

宋之家法遠軼漢
唐於此可見其概

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
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

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

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

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長樂宮太后所
居謂之北宮

祖

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公主

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天
子之姑稱大長公主

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

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荆國大
長公主

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事遵勗父繼昌以舅禮居夫
喪衰麻不去身後嘗病目仁宗謂從臣曰大主倘可
移於朕所不避也皇祐二年薨
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諡獻穆此事長之法也前代

臣士奇曰宋祖
詒謀非前代可
及宣公推論數
則實可為當時
法程

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殿見羣臣謂之正衙衙有仗朔望薦食諸陵寢御紫宸便殿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唐制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杜詩有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豫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豫。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呂大鈞

字和叔。大防之弟。中乙科。為宣義郎。鄜

而踐履之。

交互發意滔滔如
泉源之湧溢

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

臣杜訥曰文情
斐亶如風行水
上有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之勢

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

又曰教然後知困皆禮記學記語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亦學記語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

范純仁

字堯夫仲淹子舉進士元祐中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論發運均輸狀

論事之文難於中窾此殆得之

臣伏觀近降勅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時用薛向

等為江淮發運使詳見蘇軾蘇轍文中

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

欲希近効略取周禮賒斂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廉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

東坡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廢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

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孝經語按孝經本云敬讓此以翼祖名敬英宗父濮王名允讓故諱而易之曰恭廉今使貪鄙之徒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角弓篇苟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

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慎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柄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為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

瓊山丘濬曰此
桑弘羊之故智
然弘羊自立法
而自行之猶有
其弊况後世之
人不及弘羊而
又付之庸庸之
輩使之奉行乎
大抵民自為市
則物之良惡錢
之多少易以通
融準折取舍官
與民為市物必
以其良價必有
定數又有私心
詭計百出其間
而欲行之有利
而無弊難矣政

不若不為之為
愈也

力詆新法反有激
成之患似此婉切
深摯能使人動
心易聽

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
培○尅○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
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
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
為○衣○食○之○本○以○殖○貨○為○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
勅○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
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
乞○先○罷○某○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
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

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

過為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時純仁為兵部員外郎並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

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實天下幸甚

奏陳青苗等法疏

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
文○徇○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民○宣○布○實○惠○今○陛○
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
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

穀山于慎行曰
青苗之法其意
未嘗不善但其
流弊必至病民
耳蘇軾謂出納
之際吏緣為奸
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費及
其納錢雖富民
不免踰期韓琦
謂條約雖禁抑
勒然不抑勒則
上戶必不願下
戶雖或願請請
時甚易納時甚
難將來必有督
率同保均賠之
患司馬光謂青

苗之散使者恐
其逋負必令貧
富相保貧者無
可償則散而之
四方富者不能
去必責使代償
十年之外貧者
既盡富者亦貧
事之必至數公
之論可謂盡青
苗之弊矣

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饑渴疾病好
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
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
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饑渴
燥濕隨事時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
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
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
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
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

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况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
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
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
得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已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
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
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
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

李清臣

字邦直魏人英宗朝進士歷官至中書侍郎

策旨

語能綜要故各綴
數言而大意已自
包舉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
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亂
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說。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
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
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
微術。莫若以其言也。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
得置郵而聞之于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
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
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為汗漫無實而不適於事。

臣熙曰極稱言
之有益然後叙
入所獻之言自
覺婉摯可聽述
諸篇大意尤明
暢

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
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
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
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
之而弗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
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閒安。無為於中。以法堯舜。未
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
敢輒肆。奚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
益多矣。綠衣小臣。宋儀服志。二品以上紫褶。五品以
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

碧褶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己之外竊嘗志
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略
于篇以爲貢臣以謂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悲申
慎之愚於法而叛仁義申不害慎到故有法原事有形勢
善同而功不齊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
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
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瘡瘍
非心腹可憂之疾瘡瘍未止心腹之氣爲之弗寧內
疾或從是而生夷狄外方常擾吾治故有議戎二篇

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篇義利相
形不得其中民必亡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豫兵爲
國命馬爲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
斯爲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故有勸吏
根本疆固木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
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
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
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
有審分政爲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

以勢字為主而錯
綜參互以暢之文
氣酣適讀此使人
怡神

故有操柄。窒禍本。導其君於文明。故有解蔽。姦臣之
所欲爲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鮑宣之言。
少文多實。漢哀帝時鮑宣爲諫大夫。上言諫爭其言少文多實。史氏稱其忠。臣
言雖褊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
其大指。有策旨。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
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
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

臣廷敬曰挹之
易竭盈之易溢
者潢汙之流也
探之則深引之
彌廣者靈源之
不可以尋尺求
也。文勢滔莽亦
復如江如河

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
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
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
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
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
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
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
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

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

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屣禍福輒相千

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

十六國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

矣四十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周文王作靈臺及爲

池沼掘地得死人骨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千世之君

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况於人乎

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武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

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

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美里之獄崇侯虎譖西伯
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
伯於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

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武王伐紂載文王之主以行周書武成篇云紂率其旅若林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

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

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曹操

司馬懿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

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己

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己也以為

臣乾學曰蘇氏
策略本戰國策
此又原於周秦
子書其善言事
理而洞中欸縈
則同之也

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見曲禮觸囿兔之

毛也簸頓關紐喜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

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

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

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

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

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

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

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

臣士奇曰創業
持成莫不有勢
順乎勢之自然
即理也可謂能
識治體

臣士奇曰創業
持成莫不有勢
順乎勢之自然
即理也可謂能
識治體

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物之理百事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

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官

原今之大做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繁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

綜練世務之言可
令官方整肅

臣英曰反覆辨
駁所言皆有宋
當日之弊亦自
詳盡

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盼盼焉常不得其
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餽粥。
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
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以規什一之得。
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
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
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
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
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

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
競隘而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相
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偷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
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却於羈旅草野。而
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
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揭而示之。
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
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
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

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阬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污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明責

立言深中窳會
甚精警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爲。能一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

臣乾學曰立意
和平正大而其
言峭直刻深司
馬子長謂賈長
沙明習申韓此
亦從韓子八姦
論來也

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人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効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

迹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爲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爲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爲將帥非求其

臣杜訥曰意在責成實効不為文法所拘牽中有灼見力摠忠謹故光明磊落之氣勃勃紙上

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強沮服。盜賊不行。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

氣弗強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

漢 漢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車駕至禹第。避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宜無信用。上由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元唐是不疑王氏。宗時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建言士皆草莽。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兼總無一中程者耳。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

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

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固本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扶神理性。祛滯決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知智靈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

以教漢宗室為國之本計。識慮自爾深遠。

福之所自召。愚可以爲智。闇可以爲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爲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喜。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說。竇長君出於田間。平勃恐其驕而爲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竇長君卒爲賢侯。竇長君漢景帝母竇皇后兄弟廣國字少君絳侯灌將軍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今夫百金之家則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羣幼子弟矣師友或不擇而使羣子弟日與庸隸浮

民爲儕黨。詡詡囂囂。相與扇暱而爲惡。學之不率而恣於毬鞠博塞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羣幼於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况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爲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爲枝葉。而彊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爲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

臣英曰湛於六
籍之言故典純
端雅而無佻達
繁縟之弊

親九族九族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
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大雅文王篇文王也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大雅文王篇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
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
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本朝太宗亦嘗擇王龜從等
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章聖用崔昉之嚴
以代戚維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
而蕃衍尊寵而優安振振於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
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宮雖

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
禮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薦而為之者
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
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惰尊驕孰敢諷礪之者苦學
術如垢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以
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嬖人妾子嬉出則與徒奴倖
倡語習於浮淫湛於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接非所以
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才河間獻王德漢景
帝子修禮樂被服
儒術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東平
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臣廷敬曰愛育
之意寓於教誠
自是至理名言
故往復深情溢
於詞表

之樂善。東平憲王蒼光武皇帝子少好經書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
歌八佾舞數顯宗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
軌之長。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後徙封吳多才
藝高祖器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
魏徵曰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
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
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越漢河間東平
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堯漂泊而溺
矣以明主之仁篤於親親之恩差等其戚疎隆以貴
爵豐以廩餼雖厚若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考古
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缺然也臣願詔大
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爲宗室

教導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
道之問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
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
身享其福此可爲者也謂不善爲之則雖富貴而有
危亡之禍此不可爲者也授以六藝之趣三綱五常
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略知大指陛
下復於朝讌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召而勉進之又
稍爲褒貶之格以勗其良以警其惰一儉薄小人與
嬉弄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糅性習

相長九族愉愉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海內矣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易乾卦文言氣可上

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

歸於土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骨肉歸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無形則無

敝有形則有敝雖天不能使之易此言者是故生

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賁育之力

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懾天

斷洞囑成敗非由臆

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

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為其用舉六國之女色鍾

鼓納之於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誦其功德秦

皇坐亡國之殿聽亡國之音趨走遮列亡國之臣心

哆意廣自以為萬世莫吾及顧少羽翼而升耳於是

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罍浮江湘以望方士之所

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卜其所謂仙不

務事事而跼跼然狂人客死於沙丘跼音喋不得親傳

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葬於橋陵下及於三代之

臣乾學曰發端於秦連及隋唐於時似無所借喻而道君靈素之事卒如其言蓋見微之論也

盛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物。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女方士。漢武帝既誅李少翁。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爲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幾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爲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害。爲處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召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履。而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今

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爲經。而爲

之祠宇。

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立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立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立元皇帝廟。其後遂爲故事。

散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弗

親。中國幾爲安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

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

之害尚尠。至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楊墨者。曰佛者。曰

老氏者。循環而交來。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

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搖然無所附矣。其

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於唐室。至後世。而不可

光武亦尚吏治然猶能以王道行之隋文則專尚吏耳議論深細是前人未見到處

破後之人君將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季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

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

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隋文帝在位共二十四年

九年始滅陳煬帝在位十三年恭帝二年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

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

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

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

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

衛之人傳殮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

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

臣廷敬曰文尚辭則辭勝其理尚質故理勝其辭理勝辭無不勝者經術之文自饒異采

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
 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
 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敏勤察為能處三王之
 位而卑卑焉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
 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
 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開皇中天下混一喬密白
 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
 親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
 相傾闔終當內相誅夷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彼或
 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
 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

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
 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
 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
 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
 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
 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
 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彊者為之及其盛
 猶可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
 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
振歛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四 終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目錄

宋

范祖禹

論封椿劄子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邇英畱對劄子

第二劄子

江公望

論選察

晁補之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陳師道

上林秀州書

張耒

論法上

論法下

敦俗論

憫刑論上

雙槐堂記

秦觀

集策序

法律下

兩事並陳意實相
貫計慮周詳老成
碩畫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為內藏庫收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
隸內藏廼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
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因謂左右
曰此蓋慮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
不以此自供玩好也元豐以來詔諸路金
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催起
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
封椿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用者
如擅用封
椿錢法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
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
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
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
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
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
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
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
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

臣熙曰論事平易明白灼然可見施行章疏之正則也

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卽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乞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伏乞早

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

南被邊勿封樁諸路如舊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元祐六年七月

逐段敷陳因憂民之切益以見謀國之忠

臣謹案唐代宗大曆中霪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卽侈其言度所

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七年。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

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

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飯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其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爲

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察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

臣乾學曰直陳
事理無假雕績
其言悽婉沉摯
而不傷激烈老
成憂國之言

干竝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
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
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
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
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
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
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卽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
罪如此則賑濟卻爲閒慢百姓愈無救矣臣伏見英
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

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卽發常
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劾奏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
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
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內侍一人
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爲條約以防
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
得報卽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
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臣之
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

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卽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略，存活人命，寬

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爲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撻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元祐六年秘書監王

欽臣等乞差真靖太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奉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

意本中正詞亦明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廣克勑四館朽

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喻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

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

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爲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爲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宋世賢主必推仁
宗此劉稱引最合

通英畱對劄子

元祐七年
十二月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
祇饗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爲前後未有都城之
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
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
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
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
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
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

臣英曰章法雖
簡而義蘊自深
歸美仁宗可謂
取法於近

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旣受大
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
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
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
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
宗則垂拱無爲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
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
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
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子

以至公至正本於
至靜語有根據學
問治功皆不越乎
此

臣竊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六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

臣士奇曰進久
安長治之計而
歸本法祖忠愛
之意溢於言詞

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畱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

臣杜訥曰舉紹
聖元符之流弊
一一先事預籌
而特進本原之
論可謂謀深慮
遠

力以爲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
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爲。恭己以臨之。虛
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
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
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
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
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
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

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
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
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
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闈。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
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
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
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靜。唯欲人君多
所作爲。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
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

熙皞之時豈尚刻
覈文深得此義

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
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
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

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
纒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
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
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厲王使衛巫監
謗召公曰是鄭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

後漢書顯宗論曰鍾離意宋均嘗以邏者之興推求

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

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趙廣漢善為鈎距守京使
兆尹發奸擿伏如神

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

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日一切罷去天下

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

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

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

瓊山丘濬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善於為治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在己所行有可議者得人之言而亟改之是我也大矣夫如是惟恐吾行之而人不我議議之而不我聞聞之而我不能改烏可設法以禁人之議已哉王安石平日所學謂何乃效裏世君臣寄耳目於

羣小或者謂安石直不曉事非奸也豈其然哉

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權信任校事呂壹，隲疏諫云：諸典校擿抉細微，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歸咎於上，為國速咎，未幾壹姦罪發，伏誅。權引咎自責，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益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張目

貌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

者必封其本。母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晁補之

字無咎。鉅野人。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監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杜純字孝錫。濮州鄆城人。以蔭為泉州司

法參軍。有廉名。熙寧初。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薦於朝。克審刑詳議官。以鞫獄忤安石。免官。元祐初。除河北轉運判官。歷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卒。

昨日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

君子之道持已宜嚴而論人宜恕此

庶幾得其意矣

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

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

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

門下士。

補之年十七。隨從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稱之。由是知名。

無所復

讚。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

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

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

猶怪其尚氣好辨。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

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

臣乾學曰補之
在蘇門乃少公
之客文之老成
簡潔有得於少
公而識見筆力
殆於過之

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為柔，熟視出袴下者，韓信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並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推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為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翁然稱鄭莊，黯以倨得

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伎，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譏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眾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

右以爲何如。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陳師道

字履常，彭城人。蘇軾等薦其文行爲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師道高介有節，於諸經尤邃於詩。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

品以禮自重，巖然有

四明陳桎曰：師道負而高介，傅堯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見。赴章惇之類，見不服。趙挺之、綿裘而凍死，史氏不以傳之。卓行而傳之，文苑是淺乎待師道矣。

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媒，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踰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

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張耒

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舉進士，歷官太常少卿，數坐黨籍貶。

論法上

法立弊生論甚警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

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並禮表記語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

臣廷敬曰：以養身立喻，文亦灑然自饒，古趣。

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

然而明見其弊而不已者。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嫉之讎。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

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

質文損益之故聖
人誠有所不得已
焉文華高奇意亦
超然自遠

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表記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民言殷民不服而化之難也未瀆神謂事神猶略窮極也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

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

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

臣乾學曰雖不似蘇長公奔軼絕塵却有一種靜重嚴密處如穎濱晚年議論

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檜巢營窟之居。檜巢也。禮運夏則居檜巢。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五稱之衣。單複具。日稱。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

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夫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

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

見地既優而勢更
馳騁不可羈紲

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撻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

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

臣英曰以廉讓
為善俗之本文
勢復充裕條達
而無拘迫之態

而無此與之
善言之本
日美口以

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

臣士奇曰俗之
不敦始乎冒利
所見甚晰文氣
亦天矯雄肆可
方賈生

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

人法兼舉立言最
為無弊非僅以高
談取勝

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危國
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
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
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
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
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

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
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
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
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
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
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
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
輕重諸罰有權權一人之
輕重也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
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

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

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參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

臣乾學曰法之
弊出於人之弊
說得原委井然
曲折盡致

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
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
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
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
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
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
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
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
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
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
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
庶幾矣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
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
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
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
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

善為波濤而理特
確正

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

臣杜訥曰。不僅隨題布意。遂使義蘊。閎濶。聳人聽觀。末幅。繳應。數語。鄭重。完密。是行文之。最有矩矱者。

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晏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

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
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
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
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
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秦觀

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始登第蘇軾以賢良
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
久之兼國史院編修
官紹聖初坐黨籍貶

集策序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

此仿佛叙傳體而措詞甚有古奧之

致

鳴此數物者微渺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
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
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
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惟幄之謀獨耳剝日采頗知
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
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
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

水心葉遠曰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衆而尹洙李觀王令諸人各自名家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羣作而驗之自歐曾王蘇外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

臣士奇曰詞條雖豐歸於雅質絕類東漢

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

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濶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虛實若別牛馬應變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

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頗

正色而言仁人之心也

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

事。

蔡邕獨斷法冠一曰柱後惠文冠

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爲速化

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

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宋初命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置試以斷案律義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漢二百石黃綬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畱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趨，所見異

臣廷敬曰古茂之色郁郁簡牘

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無符傳出入為關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

年之後者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
朱博者當軸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
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
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
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
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五

終

年之後者。若大臣相繼得譴。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
朱博者。當請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
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
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長官之
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
知。誅善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